

# 未完成的生命杰作

## ——赫尔曼·黑塞评诺瓦利斯\*

马 剑

**摘 要：**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赫尔曼·黑塞对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代表人物诺瓦利斯的评论。通过详细分析评论的文化社会背景、评论的重点内容，特别是黑塞在评价诺瓦利斯本人及其作品时的一些词句的表达，不仅可以看到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黑塞对诺瓦利斯及早期浪漫派的独特理解，而且还可以窥探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德国作家之间的文化思想传承。

**关键词：**黑塞； 诺瓦利斯； 生命； 死亡； 哲学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德语系 副教授 北京 100871

**中图分类号：**I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4871(2021)01 - 0152 - 12

某些长着超凡脱俗的大眼睛的文静的孩子，他们的目光让人很难忍受。人们预言他们的生命不会长久，既怀着敬畏之情又带着恻隐之心观察着他们，就像观察高贵的陌生人。

诺瓦利斯就是一个这样的孩子。<sup>①</sup>

---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赫尔曼·黑塞文学文化研究”(编号:18BWW065)的阶段性成果。

① Hermann Hesse, “Novalis”, in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16; Die Welt im Buch I.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00—1910*, in Zusammenarbeit mit Heiner Hesse herausgegeben von Volker Michels, Erste Auflage 200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以下引用简称 SW Band 16), S. 19 - 23, hier S. 19.

对于赫尔曼·黑塞而言，这段文字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它由此开启了他长达数十年的文学评论者工作——1898年，位于莱比锡的欧根·迪德里希斯(Eugen Diederichs)出版社出版了由卡尔·迈斯纳(Carl Meißner)主编的三卷本诺瓦利斯的作品全集。<sup>①</sup> 在1900年1月21日出版的《瑞士汇报》(Allgemeine Schweizer Zeitung)上，读者便读到了黑塞为这部全集所撰写的长篇书评，这也是迄今为止能够找到的最早公开发表的黑塞书评，上述这段话正是这篇评论的开头。<sup>②</sup> 而从此后黑塞所撰写的书评来看，无论是篇幅还是提及诺瓦利斯及其作品的次数都可以清楚地显示出他在黑塞心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黑塞的文学评论工作以关于诺瓦利斯的评论作为开端，也不妨被看作一个“美丽的巧合”。

### 一、“旧有的感知”

事实上，黑塞写作这篇评论的背景并不那么简单，与此相反，甚至在此后的很多年中，他在写作此类评论时的心情都非常复杂。原因何在呢？按照正常的情况，一位作家作品的一个新的版本问世，对于喜爱这位作家的读者尤其是评论者来说，应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然而，黑塞在自己的第一篇评论中指出的一个问题，却是诺瓦利斯到当时为止被接受的现状。熟谙德国出版业的黑塞明确地指出，刚刚面世不久的这个新版本是这位作家的作品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一个版本——它的上一个版本还要追溯到由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和爱德华·封·比洛(Eduard von Bülow)主编的、1846年由科塔(Cotta)出版社出版的文集。<sup>③</sup> 在黑塞看来，这样的出版现状就意味着，这位作家在19世纪的下半叶已经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很多人只是知道他这个名字和两三首赞美诗集的歌曲。即使是在有文化的圈子里，也几乎没有人了解他”，<sup>④</sup>更有甚者，就连他所代表的“早期‘浪漫派’”也已经“名誉扫地，被人遗忘”。<sup>⑤</sup> 显然，这样的接受现状是很难令黑塞感到满意的，这也是他创作这篇评论的一个动因。如果说这样的一篇评论还不足以说明黑塞对这种接受状况的重视程度的话，那么，在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之后，已是成名作家的黑塞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就格外发人深思了——在发表于1925年11月28日《斯图加特新日报》(Stuttgarter Neues Tageblatt)上的短评《德意志民族和德语文学作品》(Deutsches Volk und deutsche Dichtung)中，黑塞描述了一段亲身经历——其时，他正在为柏林的菲舍尔(Fischer)出版社主编一套名为《奇人奇事》

① Hermann Hesse, „Novalis“, S. 19.

② 参看 SW Band 16, S. 521.

③ 同上, S. 521f.

④ Hermann Hesse, „Novalis“, S. 19.

⑤ 同上, S. 19f.

(Merkwürdige Geschichten und Menschen)的丛书,并把其中一本关于诺瓦利斯生平的小册子送给了一位亲密的朋友,黑塞这样描写了这位朋友的反馈:

我的朋友心情激动地阅读了这本小册子,然后写信告诉我,这本书里收录的文学作品、信件和札记他几乎一无所知。但是,这位朋友却并非一个工厂主或者法学家,而是一位教师,曾经学过八个学期的语文学,他能够背诵一半荷马的作品,非常容易受到文学作品的感染。作为由国家培养的语文学者和首席教师,他虽然必须知道荷马(Homer)和贺拉斯(Horaz),但却并不了解诺瓦利斯,这不过是一个本国人,他从来没有用拉丁语和希腊语从事过写作,自他去世也就才过去了一百多年。<sup>①</sup>

显然,首先引人关注的是两篇评论文章发表的时间跨度。虽然描述的是一个个案,但黑塞想要强调的无非就是,这种漠视德国本土文学优秀遗产的状况从19世纪末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同时,黑塞所举出的发生在他这位朋友身上的例子也似乎证实了他对德国人特点的另一个判断——黑塞称之为“旧有的感知”,也可以被看作解释这种接受状况的一个理由——“与自身的已证明价值的祖先遗产相比,德国人对陌生的文化和引起轰动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具有更浓厚的兴趣。”<sup>②</sup>

而另一方面,以诺瓦利斯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作品毕竟得以重新出版。继上述三卷本文集出版之后,同一家出版社又在1907年出版了由雅各布·米诺尔(Jakob Minor)主编的四卷本文集,正如黑塞在1907年6月的《三月》(März)杂志上发表的题为《最终的诺瓦利斯》(Der endgültige Novalis)的短评中所说的那样,“德国最有特点和最深刻的浪漫派作家的作品终于有了令人完全满意的版本。”<sup>③</sup>显而易见,文集的出版还是令黑塞感到非常欣喜的,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带着喜悦之情,我最欢迎的莫过于一位已经销声匿迹的前辈作家的作品被精心编辑重新出版,甚至是一位作家的为后世苦苦等待了几十年的全集的出版。”<sup>④</sup>然而,在喜悦之余,黑塞却又保持着一份独特的“冷静”。在发表于1904年5月25日《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上的关于早期浪漫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的代表作《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Herzensergießungen eines kunstliebenden Klosterbruders)的评论开头他这

① Hermann Hesse, „Deutsches Volk und deutsche Dichtung“, in *Sämtliche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18, Die Welt im Buch III.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17—1925*, in Zusammenarbeit mit Heiner Hesse und Marco Schickling herausgegeben von Volker Michels, Erste Auflage 200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2(以下引用简称SW Band 18), S. 553f.

② 同上, S. 553.

③ Hermann Hesse, „Der endgültige Novalis“, in SW Band 16, S. 246.

④ Hermann Hesse, „Deutsches Volk und deutsche Dichtung“, S. 553.